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惊悚死尸被杀谜案”“迷一般的死亡讯息案”“诡异乐曲杀人案”，  
每一段文字都会带给你对扭曲人性的深层拷问。

# 宅男神探 悬案之门

追月逐花◎著

**一个又一个的死亡失踪**  
让人无法苏醒的恐怖梦魇

**一层又一层的密谋计划**  
让人不可思议的烧脑推理

这是一场触目惊心的华丽杀人秀！！！！

张外信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宅男神探

追月逐花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宅男神探 / 追月逐花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21-14764-6

I. ①宅… II. ①追…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9019号

---

## 宅男神探

追月逐花 / 著

---

出版人 苏桦  
总策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媛  
特约编辑 Echo  
封面设计 源之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  
印张 20  
字数 230千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书号 ISBN 978-7-221-14764-6  
定价 39.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851-86828640



## 目 录

- |   |          |   |              |
|---|----------|---|--------------|
| 1 | 杀人大秀 1   | 5 | 不算嫌疑人的嫌疑人 38 |
| 2 | 奇怪的女人 10 | 6 | 全是胡扯 47      |
| 3 | 峰回路转 16  | 7 | 隧道惊魂 54      |
| 4 | 活活吓死 28  | 8 | 老仇敌 63       |



9 回到原点 70

10 最后的谜底 79

11 谜底揭露 88

12 死亡讯息 98

13 千头万绪 109

14 女人啊，女人 119

15 怨妻 127

16 诡异的重合 135



17 不在场证明 143

18 怨妇和毒妇 151

19 走火入魔的爱恋 158

20 藏头诗 167

21 真正的犯人 175

22 痴恋的结局 185

23 杀人的钢琴声 190

24 离奇病死的警察 199



**25** 空屋里的诡异琴声 211

**26** 迥异的目击证言 219

**27** 走进藏尸柜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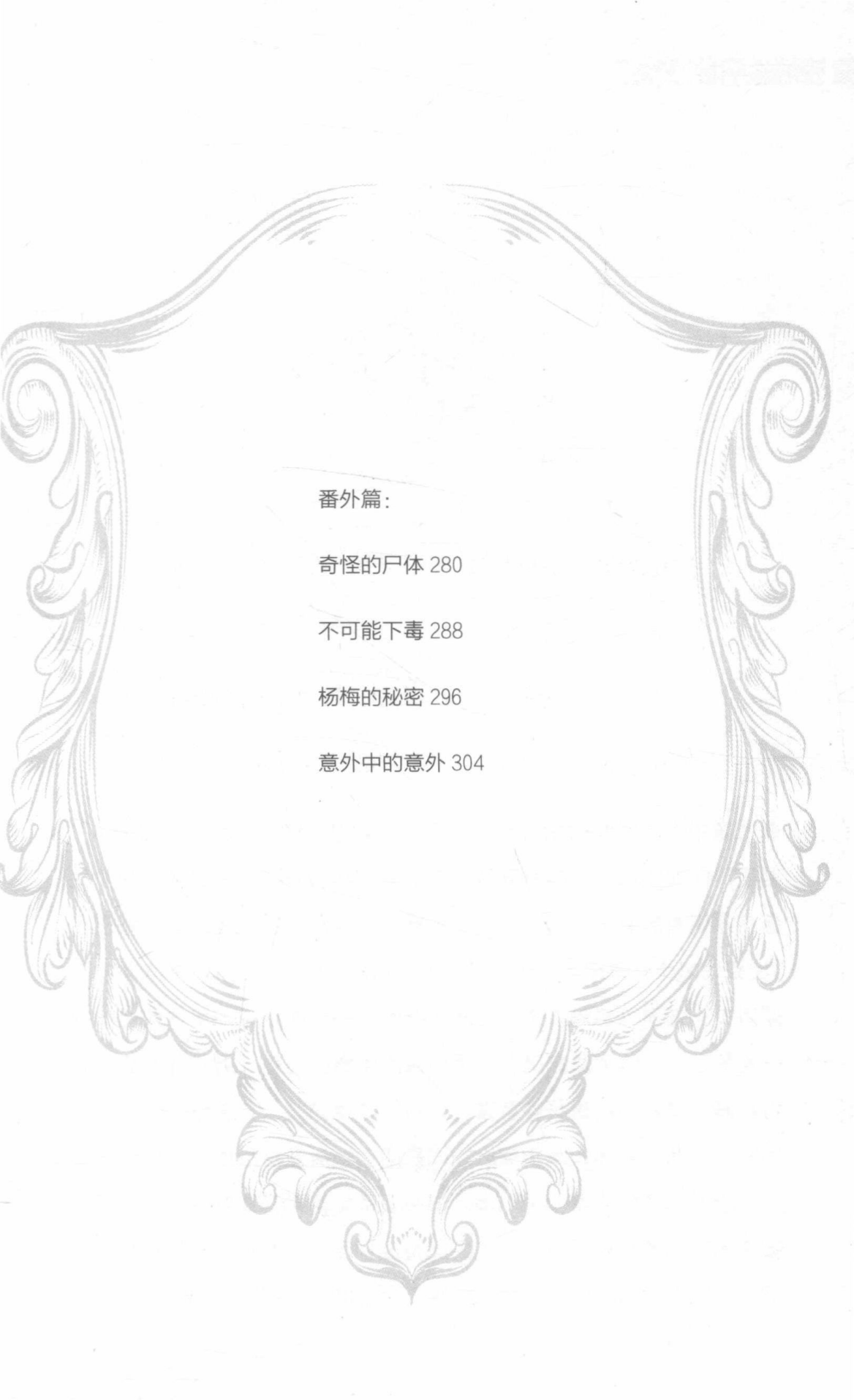
**28** 失踪的母亲 236

**29** 冰洞里的血迹 248

**30** 催命的情伤 258

**31** 尼姑庵里的秘密 266

**32** 落幕与序章 274



番外篇：

奇怪的尸体 280

不可能下毒 288

杨梅的秘密 296

意外中的意外 304



1

杀人大秀

黑夜，一望无际的夜色就像浓黑的海水，深深地把一个中国古典式样的庭院压在下面。这座古典庭院门是圆形的，青砖围成的墙里露出无数花枝，上面的每一朵花都像血一样红，还似乎在黑夜里散发着别样的光彩。忽然，一扇半月般的门扇开了。里面走出来一个黑纱罩面、穿着白绸作里的旗袍的女子。她头上挽着一个青螺髻，插着一支玛瑙做的血红色的簪，身上的旗袍也是用血红的玛瑙做纽扣，耳边垂着一对长长的乌银流苏。她的脸非常白皙，甚至有种惨白的感觉，嘴唇也红得像血——虽然有些诡异，但是同时也美得动人心魄。两道细细的柳眉下有一双被浓密黑色睫毛围着的大眼，异星般地闪烁着光芒。

她的眼睛微微眯起，不可名状地笑了，然后伸出戴着翠绿的玉镯的，羊脂般的手，轻轻地招了招。就在这时，在她身后的拱门里，有

很多白色的、模糊的脸孔慢慢显现……

杨赞猛地睁开眼睛，满头都是冷汗，心也在怦怦狂跳。他慢慢地坐起来，发现自己正躺在自家的床上，胸口上有个东西挺重。他低头一看，发现是他新买的《福尔摩斯全集》。

他想着梦里的情景，沮丧而又惭愧地笑了，又做噩梦了——也可以说是做春梦。为啥是春梦？那是因为虽然梦里的情景有些恐怖，但每次梦到梦里那个女郎，他就感到莫名的兴奋，而且爱慕之意在心头横溢。他从10岁开始，就经常梦见这个女郎，梦境的场景没有一次不诡异的，但也感到心头对那个女郎有浓浓的爱慕之意。

“哎哟，又躺在床上看书呢？”冷不丁地，妈妈在门口一伸头，“还在看呢？我走的时候你就在床上看书，我买菜回来了，你还在床上看书……看的都是推理书吗？哎哟，真是……一天到晚地看，起码看些别的啊！”

“看推理书有什么不好啊？”杨赞撇了撇嘴，“我要不是常看推理书，昨天能这么快就把你的戒指找回来吗？”

原来杨赞的妈妈最近给自己新买了一个金镶翡翠戒指。她非常珍爱它，昨天买菜回来却忽然发现手上的戒指不见了。她害怕戒指是她买菜的时候不小心丢了——菜场人杂，丢了肯定找不回，或者是被小偷撸走了，心痛得要死。杨赞却说未必是这样——他知道妈妈怕戒指丢，把戒指捏得小小的，它是紧紧地套在手指上的，没那么容易从手指上滑落，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摘走。除非是他妈自己把戒指摘下来。

他回忆起他妈昨天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聚会地点在她发小杨阿姨家。估计她在吃饭时手被什么东西沾上了，去洗手间洗了手，为了怕洗手液腐蚀戒指，就把戒指摘了下来。而杨阿姨是个爱干净的人，每天都会收拾洗手台。她也不是个贪小便宜的人，看到戒指后不会不

吭声，把戒指据为己有，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戒指滚到洗手台下面的某个角落了，而他妈洗完手后就忘了戴戒指，之后也没注意手上有没有戒指。到今天买菜回来后才发现戒指没了。

听了他的话后，他妈半信半疑，到杨阿姨家的洗手台边找，结果发现杨赞所说的一点儿没错——戒指就好好地躺在洗手台下呢。

杨赞妈笑了笑，没有再说话。其实她还有一卡车话要说呢。但是看在他昨天立了一功的份儿上，就算了。当然了，还因为昨天他推理戒指的去向的时候，那模样实在太帅了。眼睛亮了，形象整肃了，气质冷峻了，甚至整个人都比之前闪光了。让人一看就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哪个当妈的不喜欢儿子表现得帅气啊。只可惜他就推理的时候帅气一会儿，之后又恢复原样了。

“无聊啊，无聊死了……”杨赞坐在窗前，一脸不耐烦地翻着报纸。大学毕业之后，杨赞正式放弃择业，回到了家里。为什么回家？因为他没找到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现在就业形势在那里摆着，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基本上就很难找到了。准备啃老？不是。其实他一直有两手准备，想着如果自己找不到工作，就在自己的高中母校附近开个小书店——教辅是永远不过时的。当然了，他虽然打算主卖教辅糊口，但也打算卖些小说怡情，其中当然少不了他最喜欢的推理书——话说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宅，他应该属于那种推理宅。虽然现在社会上对宅人口诛笔伐，但是他觉得做个推理宅没什么不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好的？

关于书店开张的日期，差不多一切都联系好了，就剩店面的现任租客租约到期离开了。不过虽然一切都在时间表上，等待也是挺磨人的。

丁零零……电话忽然响了。杨赞赶紧拿起电话——因为无聊久了，听到电话铃都挺兴奋的。

嘿嘿……电话里是个女孩的声音，而且是她不认识的女孩的声音，非常阴森幽怨，大白天听了都要起鸡皮疙瘩。“看看对面哦。我马上就要死在你面前哦。”

咦？杨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要问她在搞什么恶作剧，电话就挂断了。他赶紧朝对面看去，果然见对面顶楼的一个窗户里，一个穿着白色高领衬衫的漂亮女孩直挺挺地站着，对着这边露出诡异的笑容，然后拿起刀子，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血顿时像小瀑布一样流了下来，接着人也倒下了！

妈呀！杨赞吓得连人带椅倒在了地上，摔了个七荤八素。回过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对面楼的刘保安打电话——因为前阵子社区管理者刚倡导过小区互助，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楼的保安室的电话号码派发给所有人。

嘟……嘟……保安竟然不在。杨赞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冲向对面楼。还好他的定位能力很不错，一下就找到了那间公寓。门竟然是开着的！他赶紧冲进公寓的厅里，顿时眼前一片血红刺眼。

天哪，那个女孩已经倒在了血泊里，脖子上的伤口像张血盆大口一样地张着，里面还在汩汩地流出鲜血。旁边还有一个墨水瓶，里面的红墨水和她的鲜血汇成一片。咦？怎么会有红墨水的？哦，女孩的旁边有一个桌子，是她倒下时撞到了桌子，才让墨水瓶掉了下来。

杨赞赶紧冲向那女孩，却在离女孩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没办法，没遇过这事，害怕啊。

“哎呀！这是怎么了！”一个人忽然在背后惊叫。

杨赞回过头来，发现是这栋楼的保安。他穿着一件可以两面穿的外套，脸吓得煞白，还因为恐惧右手紧紧攥着左手。颤抖着重复：“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这种事……”

杨赞本以为保安来了可以给他点儿帮助，没想到他比他还六神无主，只有叹口气后自己报警。几分钟后左邻右舍也发现这里出事，都来了。十几分钟后警察也来了。杨赞本来以为没自己什么事，没想到却被警察带到了警察局重点询问。他对此异常愤懑和不解：他不是报警人吗？怎么得到了嫌疑人的待遇？

当然得是嫌疑人的待遇啊。原因很简单。为什么这女孩要打电话通知他自己要死，还要死给他看啊？

警察如此问他时，他张大了口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半晌后苦闷地一笑，“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根本不认识她……”

询问他的警察是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的中年人，听他如此说时微微一笑，把镜片往上推了一推。“不认识她？不见得吧。她可是住在你对面的啊。”

“的确不认识……”杨赞感到自己的脸和喉咙都在滴出苦汁，“我大学刚刚毕业，前阵子都在找工作，昨天才刚回来……我大学在外地，上学走的时候她还没搬过来呢，中间我自然也没回来过……昨天我才刚到家，结果就遇上了这么一……不仅不认识，我今天和她才是第一次见面！”

“是吗？”眼镜警察打了个哈哈，“那么听我把你的话复述一遍。在孙碧澜搬来这里住之前你就离开了，昨天你才回来，直到今天才和孙碧澜见第一面。而她和你见的第一面就是站在窗前自杀给你看，之前还打电话通知你……要是你听别人说这话，你会相信吗？”

杨赞噎住了，半天才苦笑着说：“这么说，是有一点儿……”

“所以啊。”眼镜警察扬了扬下巴，“你要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就得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什么？！”杨赞差点儿跳起来，“什么证明我的清白？你难道

把我当成杀死孙碧澜的凶手？！”

“没办法啊。因为你实在太可疑了。”眼镜警察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的眼睛，虽然戴了厚厚的眼镜，目光依然犀利，“在我看来，应该是你先过去挟持了孙碧澜，然后往你那边打了个电话。当然了，你那边还有个同党，帮你接起电话，假装通话了数秒。然后，你就割断了孙碧澜的喉咙，再给对面你的同党打手势，让你的同党打电话给刘保安。因为打电话时刘保安不在，所以他根本无法知道谁给他打的电话。之后看到来电显示是你的电话号码，又听你自己说是你打的电话，自然会认为你是给他打电话的人。这样你就有了不在场证明。之后刘保安来了，你就假装你是孙碧澜自杀的第一发现者，然后假惺惺地报警，然后再对我撒了这么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谎。我没有说错吧？”

“啊？！”杨赞哭笑不得，“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还给我安了个同党！我哪来的同党啊？”

“可是这完全说得通，而且很可能是真相哦。”警察冷笑着说。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杨赞，心中所想却和他表现出来的不一样。他一开始坚信杨赞就是杀人犯，并认为他推理出的就是事实。但是在他说出了他推理出的犯罪过程后，杨赞却依然坚持自己是清白的，这让他颇为疑惑。

呃？杨赞这才意识到警察当真把他当成了嫌疑犯，瞬间头顶、心口一片冰凉。不过幸亏这片冰凉，他迅速冷静了下来，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可能让警察相信他的话，只有找出警察推理中的谬误，全盘推翻他的推理，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警察先生，您太想当然了吧？”杨赞冷笑一声说，“你说我有同伙，通过给刘保安打电话给我提供不在场证明，因为刘保安不在，所以成功让我获得了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我问你，如果刘保安在呢？”

在一般情况下，保安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在保安室吧。如果刘保安接起了电话，听到里面的声音不是我，不在场证明不就玩完了吗？而且还会显得我很可疑。我为什么要用这么有风险的事情给自己弄不在场证明呢？”

眼镜警察眼珠一转——他觉得杨赞说得有点儿道理，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当然你有可能是进楼后先确认刘保安不在，然后再用某种方法通知你的同伙，让他再打电话过去！”

“哈哈，是吗？那请问您应该检查过我的电话了吧？没有发现有其他来电吧？如果我有同伙，我该如何通知我的同伙打电话过去呢？”

“这个很简单啊，你们一定另有联系工具，比如说还没有被发现的手机。这个查一查就能知道……”警察审视着杨赞的眼睛。

“好吧……”杨赞差点儿被气晕过去——他没想到警察依然不依不饶，“那您就去查吧。我敢说您就算查个十年八年也查不到，因为这些个所谓的联系工具根本不存在！另外还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孙碧澜可是被割喉杀害的，如果我是杀害她的凶手，那请问为什么我的身上没有血迹？”

“你当然有可能在其他人来的时候把沾有血迹的衣服处理掉了，比如说剪碎或烧掉，冲进马桶里！”

“您的想象力真丰富……那我请问你，当我到达犯罪现场之后，应该只有一分多钟……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刘保安便到达了现场，我哪来的时间处理沾有血迹的衣服？”

“那请问谁能证明您是在刘保安之前一分多钟来到现场的呢？谁看到你是那个时间段走进那栋楼，进入孙碧澜的房間的呢？”

杨赞噎住了——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气闷到了极点，另一方面是觉得的确有些不妙：是啊，有人能证明吗？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迅速了，

会有人及时看到一切，给他证明吗？

“那就得请您赶紧去走访调查了！您应该问问住我那栋楼的人，以及那段时间里在两楼之间的绿化带活动的人……这不是您早就该做好的工作吗？！”憋了许久，杨赞才喷血般喷出这句话。

眼镜警察意味深长地看了杨赞一眼。杨赞说得没错。这样走访调查，的确可以确定杨赞到底是什么时候到达现场的，也完全可以因此确定杨赞是否清白——如果杨赞去的时间不对，他可真是赖都赖不掉了。杨赞叫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真的是清白的，还是他另有诡计？

他便转身出去走访调查去了——其实警察已经初步走访调查一遍了，这次是再次走访调查。杨赞被孤零零地撇在了审讯室里，门口还有一个警察看着，不能走。杨赞很着急也很不满，下意识地走到门边，透过门上的玻璃小窗往外看。眼镜警察还没有走远，在走廊上碰上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穿便衣，但看起来也是警察。

“呦，老杜哥，干吗去？”那人一见到眼镜警察就给他打招呼。

“哦，徐丁啊。”眼镜警察应道，“当然是去走访调查去。”接着便把杨赞的事情跟徐丁说了一遍——老实说，杨赞在这案子里的表现太诡异，他既疑惑又气闷。

“我真是有些糊涂，”说完这些后，眼镜警察说，“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杀人犯也往往不会留在杀人现场，但是他实在是太可疑了，除了他，简直找不出其他的嫌疑犯。”

“这个啊。”徐丁冷冷一笑，“也许他就是故意表演成这样，制造不合理的感觉，让人觉得他不是凶手呢？”

什么？！杨赞立即对他怒目而视。

徐丁一扫眼，发现杨赞正对着他怒目而视，没有把目光避开，也没有佯装无事，而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闪闪亮的微笑——真的是闪

闪亮的微笑，他的牙齿又大又白又齐，在阳光下简直要发出光来。

呃？杨赞哭笑不得，心想这个叫徐丁的家伙还真有些二皮脸。还好徐丁之后没有再说对他不利的话，和眼镜警察寒暄了几句后就分开了。眼镜警察便出去走访去了。杨赞在审讯室里一直暗暗地祈祷，千万不要好的不灵坏的灵，没人能证明他的无辜吧。

还好老天并没有这么促狭。眼镜警察最终找到了一个人，那是住在一楼的老太太孙姨。她虽然没看到对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时她正坐在楼道口，掐着表给自己量体温，清楚地看到杨赞冲下楼梯，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时间。之后把这个时间和杨赞报警的时间一对，前后才相隔了五分钟。杨赞既要冲下自己这边的楼，还要爬上那边的楼，中间剩下的时间所剩无几，叫他杀人应该都没有空，更别说处理自己的血衣了。眼镜警察没有办法，只好把杨赞放了，放他的时候笑嘻嘻的，看不到多少歉意。杨赞则是愤懑异常，狠狠地朝他瞪了一眼，然后转头就走。